



中国新成长小说系列

擦亮往日星辰

人生是在高山与大海之中

人生是在清晨与黄昏之间

每个往日的瞬间都值得

一种心情一种平静……



○刘辛帆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太

阳

书



90201843

中国新成长小说系列

擦亮往日星辰

○刘辛帆 著



SCG46/20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擦亮往日星辰/刘辛帆著.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7

(太阳丛书·中国新成长小说系列)

ISBN 7-5007-4472-2

I. 擦… II. 刘…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1528 号

封面设计:缪 惟

责任编辑:张 彤

太阳丛书—中国新成长小说系列

擦亮往日星辰

刘辛帆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100708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3.75 印张 2 插页 68 千字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1999 年 4 月成套出版

印数:5,000 册 定价:5.50 元

ISBN 7-5007-4472-2/G·3239

凡有印装问题,可向本社发行二科调换

内 容 提 要

作者不是作家，而是一名医生，但是和作家一样，和任何一个普通的人一样，他也有童年，有少年；会成熟、会经历人生；也和任何一个人一样会有过去，会有往日的故事和感触。乐观的人说：应当放弃往事，逃离回忆，陷入回忆不如向往未来，回忆让人心事重重。可是人常常时而还会不禁去回忆，回忆是只需要一个人就能做好的事情，那淡然的回忆会给你一种平静。人生是在高山与大海之中，人生是在落日与晨曦之间，在波起云涌之后的片刻，让我们和作者一起擦亮那往日的星辰，体会那夜空一样隐藏丰富的、广阔的一种心情，一种平静。

这是一部蕴含丰富，情感激越的作品，它令人思索万千，感动不已。



曾经有许多机会使我和友人轻松地坐在一起，是因为回忆，那是因为我们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感受，拥有某些共同的过去。曾经有许多机会使我和友人轻松地坐在一起，是因为希望，那是因为我们共有经历磨难的证明，共有内心感受产生的期望，拥有今天共同的努力。

我们总是会站在一条长带的一个点上，它连结着我们的往日和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往日会越来越长。静下心来，常常会轻拂那往日的星辰，又见那青春的痕迹，沿着那些断断续续的点迹；沿着那些时而看得清时而看不清的旅程上的脚步的印记；沿着那些白天所走过，夜里时而朦胧、时而中断的再现与回忆去寻觅自己、记录自己、去拥有自己。缤纷的人生有五味，酸甜苦辣咸，苦为中，人生苦为衷，泛若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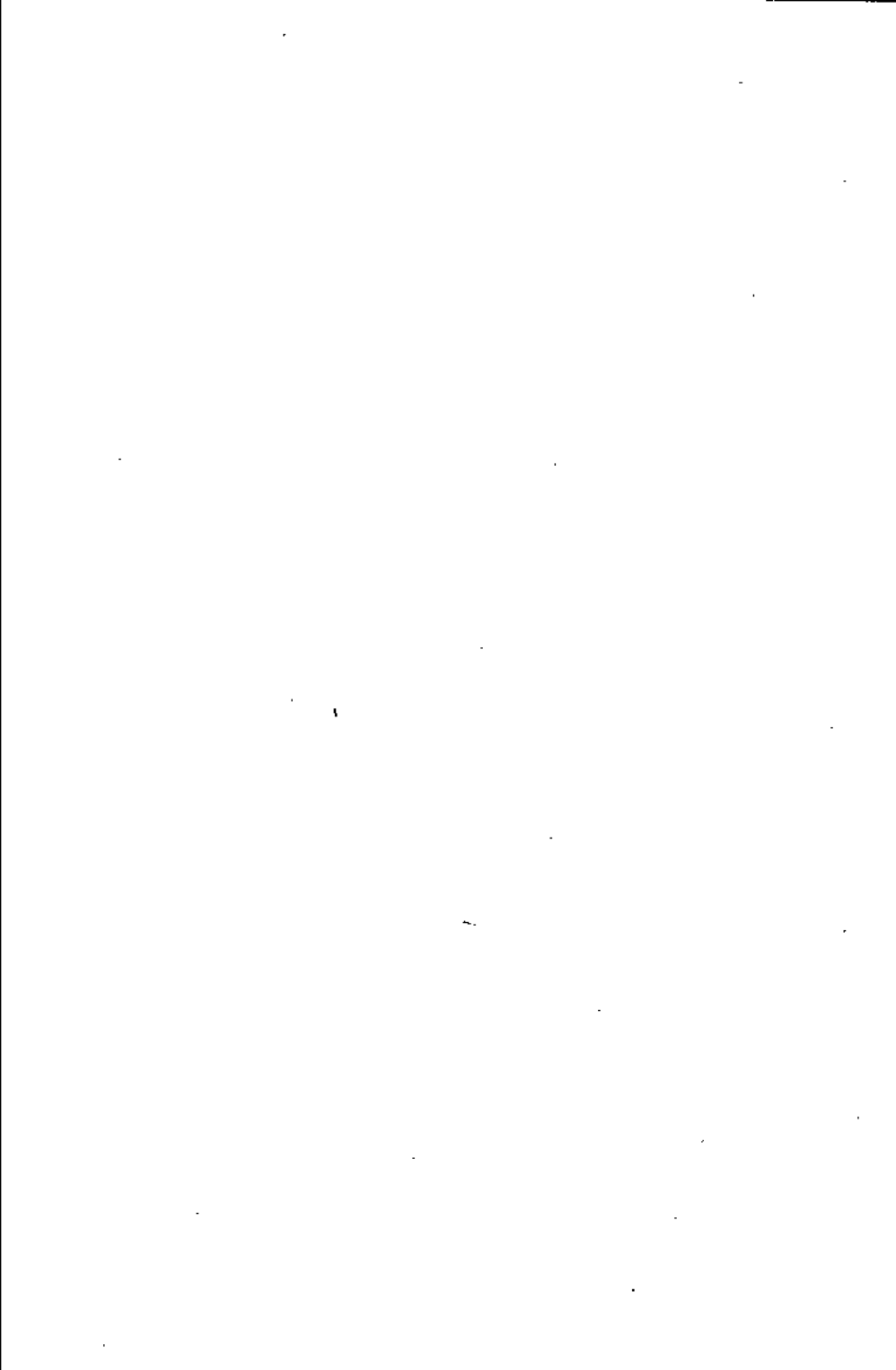
系之舟，舟于随意漂泊的海洋，那是由于往日那个年代有点涩，有点苦。徜徉风中寻找过去，微雨中弥漫着回忆，回忆是一种证明，然而回忆又说明已成过去。

静下心来，常常会向往来来，都说或者都在希望人生的色彩，赤橙黄绿青蓝紫，绿色为中心，希望一生绿色，希望一生欢乐。期望是一种等待，期望不应只是等待，所有美好的愿望都需要跨越磨难付出努力去证明它会出现，它将存在。感谢磨难，改变一个人能力的是逆境；塑造一个人性格的是逆境；造就一个人的是逆境。努力去让希望实现，让未来的往日更多一些闪烁的星辰，努力去希望你的希望；去成就你的成就；去收获你的收获，去色彩你的一生，让每个人都会拥有的那些闪烁的星辰去装点我们的人生。



目 录

生活从寂寞开始,走向孤独.....	(3)
小雨霏霏时我会想起你	(10)
在失落的年代里寻找自己	(21)
植青春于沃壤	(44)
1. 青春向往的美丽色彩.....	(44)
2. 坦然的心情也凄凉	(49)
3. 小白桦,风中的旋律	(55)
4. 梦回北京	(59)
5. 通向美好的毁灭之路.....	(65)
6. 弃置的冲动	(71)
7. 苦涩的欢乐	(73)
8. 每个人心中的故事都沉重.....	(79)
雨中情绪	(89)
装饰人生.....	(107)





生活从寂寞开始，走向孤独

小的时候，由于父母做革命工作，居无定所，我被寄养在别人的家里。那是在一个山东的小村庄。曾经有过一张照片：一丝不挂，光头，大肚子，站在泥塘边，那便是我的童年。大约是五岁时，大哥送我来北京，才和父母一起生活，操着山东腔。北京是那么地陌生，什么都不像山东。父母亲都工作，我要去幼儿园，操着山东腔，可想而知，我看别人陌生，别人看我更奇怪、更陌生。实在没有乐趣，有的只是胆怯，胆怯地坐在角落里最好别动。我不愿意去幼儿园。早上小三轮来接孩子的时候，我会蹲在地上，不哭不闹，但就是不动。妈妈给了我一大盒点心，这个交易看来还可以做。我上了三轮车，死死地抱着那只点心盒子，那可是整整的一大盒呀。在幼儿园里，我依然死死地抱着那只盒子，谁要看也不给，心情很舒服。当我认为适当的时候，我打开了盒子。空空的大盒子，里面只有一块已经有点硬了的小蛋糕，最普通的那种。孩子们在笑我，我本能地抬头，企望地看了一眼阿姨，她坐在那里，穿着白衫，正也侧目看着我。我本能地企图寻找一点逃出窘



态的救助，却发现，她脸上鄙夷的讪笑，目光是那么的冰冷，不屑一顾。那目光冷到了我心里，40年过去了，她那瞬间的目光却依然那么清晰。她招呼孩子们去玩，但显然省略了我。我坐在角落里，羞辱，委屈，胆怯。泪水涌了出来，是热的，顺着脸颊流到嘴角，是咸的，没有抽泣，无声地坐在那个角落。我想回山东，回到泥塘边，我想我的哥哥。我记得在幼儿园的生活里，我变得习惯于坐在那个角落，一动也不动，也只有我习惯于坐在那个角落，安静而胆怯，因为讲山东话的孩子，幼儿园里也只有我一个。

一个人的记忆大概从幼儿园开始，我的记忆从幼儿园开始，我的生活从一个山东话对所有的北京话开始，从面对陌生开始，从没有要好的小朋友拉手开始，从习惯于默默地坐在角落开始，从被阿姨视为好像不存在开始，从落泪没有抽泣开始，从从来不要找爸爸和妈妈只要找哥哥开始，从别人视我冷漠我亦冷漠而开始，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东城区第一中心小学度过的，有过欢乐的故事，然而更多的是孤独和寂寞的故事。在家里和父母之间总像有一层隔膜，我生疏于父亲和母亲，没有什么温情亲昵的记忆，如清水淡淡，如山东到北京那么遥远。我的最亲的人是哥哥，但他们却不在我的身边。在学校里，我的座位在角落，是谁的安排？是巧合？此生注定我的位置是角落？但我喜欢角落，我已习惯于角落，别人不会注意我的存在，我也决无意去打扰别人，但可以看到整

个教室。我一定会安静地坐在我的角落,安静地看待我周围的生活。

班上的舞台主要被两部分同学占据。他们都很显眼,好事、坏事层出不穷。一部分是家境很好的孩子们,他们和她们从来没有穿过带补丁的衣服,皮肤也显得细嫩洁白,他们的书包每学期都换一只新的,他们的铅笔盒是五颜六色的,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让你喜欢,但她们也可以为一点小事而哭上一天。他们交换早点,有面包、蛋糕、香肠或者花花绿绿的玻璃纸糖果。他们一定很幸福,因为常常他们会有意但装着无意地去炫耀这种幸福。接触他们,我很胆怯,事实上我也并不想吃他们施舍的糖果。我知道我从来不属于这一部分,还因为我大部分的衣服上有补丁,虽然穿得也还整洁。班上的另一部分是家境贫寒的孩子们,他们显得粗野,衣冠不整,补丁迭摞着补丁,还时常会露着肉。他们的有些人甚至从来就没有书包,是用一块布把书本包在里而带来上学的。他们也会围坐在一个课桌上会餐,有窝头,大饼,黄酱和咸菜头。除了要向老师交什么费的时候以外,他们每天都显得十分快乐。我也不属于这一部分,因为我有一两件衣服是绝对没有补丁的,虽然只有七八成新,而且难得舍得去穿。班上也有中间的一部分,他们之中有的人整天围着前一部分同学转,于是衣兜里也常会有上几块糖果;有的人常趋向于后一部分,整天一起玩闹。如果受了别人的欺负,只需买一根三分钱冰棍儿,就可以让“大哥”带着他的“兵”去为自己摆平。然而





中间部分却十分松散，在班上演不出什么正剧来。我也不属于这一部分，我和所有的他们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有我的角落。在教室里，我的座位在角落。在课间十分钟，我到操场的东南角，一株大槐树下，那里有爬杆、爬绳，单杠和双杠，那里是我的角落。我的角落很自由。

在学校里我不怕作业，不怕考试，但害怕所有的提问和回答问题。一旦课上提问的时候，即使不叫到我，我也会紧张得不得了，心跳得厉害，手心会出汗。我怕被提问时，老师只盯着我一个人的目光，我怕大家都坐着而我要站起来，那么显眼，我怕整个教室里静悄悄，但都竖着耳朵听我一个人的声音，我太怯弱了。在所有的课程里，我的鬼门关是音乐课，只是因为每学会一首歌曲后，测验的方式是，每人轮流站在讲台前，面对大家，把歌曲唱一遍。对于习惯于角落，连讲话都很少的我来说，那是真正的悲剧。我站在那里，面对大家，暴露无遗。随着老师的风琴我唱了，声音不大，我感觉得到，脸涨得通红，额头和两手浸出了汗水；我感觉得到，歌声有些颤抖，毫无美感可言；我感觉得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在竭力不使它溢出来。通过同学们的眼光，我明白，我当时的样子，一定非常无奈，非常可怜，非常丑陋。我怕音乐课，虽然每次我都能得4分，因为曲调和节拍还准确，但我始终害怕音乐课。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的感受，包括哥哥。但我怕每一首歌曲学完的时候，害怕那被迫走出角落，被所有同学的目光所捕捉的时刻。音乐课前一天的夜晚我会想，

最好明天起床就生病，如果没病，那可以装病，可是我不敢；那就最好在上学的路上被车碰一下，可那别的课程怎么办？那就最好让音乐老师明天生病，或者在路上被车碰一下，或者，最好明天一早就有重大新闻，全校师生听报告，等等，设想了许多。然而早上醒来，一切设想都没有迹象发生，而根本没想到的事情却发生了，那一夜我尿了床，雪上加霜。

我常常一个人走到景山公园去，没有大人，没有伙伴，口袋里没有钱。在公园里，我坐在看不见人的地方，望着树，望着天。天空那么地高，天空那么地蓝，天空那么地大，天空的每一平方米都是同样的蓝色，天空是那么地均衡，天空没有角落。我总是那么地孤单，已经习惯于孤单，习惯于地上生活留给我的角落；我总是那么地怯弱，已经习惯于怯弱，无论在哪儿的角落，怯弱都会寻找到我。那一刻，我会想哥哥，眼睛所看到的世界会变得模糊起来，鼻子会发酸。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那样会说，那样能干，那样出色，为什么就是天生如此胆怯，如此软弱，如此地丑陋，笨拙！为什么没有人能知道我，理睬我，帮助我！为什么只有孤单和角落留给我？常常在景山公园里，我可以呆上整整的一个下午，天近黄昏，才静悄悄地走回家，拥有孤独可以不花一分钱。

中学时代我是在北京二十五中度过的。上了初中以后，学习成绩渐渐好了起来，4分在减少，5分在增多。也许是因为中学音乐课不再考试了，所以一下子心理压力





轻松了许多。家里与父母的关系,依然淡淡如清水,除了期末把成绩册和评语给他们看一下以外,他们并不过问我的学习。我极少跟他们要钱,觉着张不开口。那时都吃食堂,家里每月给我一定的饭票。我有意错开与父母一起吃饭的时间,于是可以只吃丙菜,甚至只买主食,不吃菜,要一碗汤喝,然后把省下来的饭票再兑换成钱,去买自己想要的一些小东西。在学校里,我还是非常怯弱,无声无息,走路走在边上,座位坐在角上,从来不爱说话。科任老师几乎总是最后一个才认识我。自然我没有要好的朋友,我不会踢足球,不会打篮球,因为那是集体的项目。在校园的角落里,我又找到了单杠和双杠,那是属于我的角落。我爱去的另一个地方是父母单位的图书馆。我以父母的名义不停地借各种各样的书,以至于一次图书馆的人跟我的妈妈开玩笑说,全机关的人,就数你的图书证使用的次数最多。我读中国的,也读外国的;读自然科学的,也读哲学的;读古典的,也读现代的;读唐诗宋词,也读黑格尔;读欧·亨利也读爱因斯坦。一天我找到了一本已经没有了封面的,破旧不堪的、并不厚的书《少年维特之烦恼》,图书馆的阿姨说,这本书不好,是不借的。可这正说明这本书要读,我把它夹在好几本书中“借”了出来,我读了。所有的书都深深吸引着我,命运莫测,生活和世界是如此地广阔。读这些书远胜过读课本,常常晚上读到深夜,白天上课走神儿。常为书中的精彩片断面挺直了腰板,也常为人的悲苦遭遇而暗自泪流满面。我多么想拥有

这些书呀，但那不可能，于是后来就抄书，把那些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抄下来。为此我付出的代价是视力由 1.5 下降到了 1.0，然后是 0.8，比 0.8 再少一点，最后是 0.5，消失在了曾令我陶醉的墨水里，此生再也找不到了。

近黄昏，当校园里静下来，教室里空空荡荡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我坐在座位上，坐在角落里，望着值日生已擦干净的黑板，会感到心里非常地轻松，感到这样生活才不觉得紧张，不觉得压迫，手也不会出汗，呼吸是那么的平静。我的朋友是孤独，我的朋友是寂寞，我的最好的亲人是哥哥，我的最好的朋友是自我。





小雨霏霏时我会想起你

青少年时代,会发生一个问题,那就是男孩和女孩之间一种趋向性的萌动,从那个年代极其严格的男女界限划分,走向了界限的模糊与松动。25 中是男校,清一色的和尚,似乎这可以使界限更加牢固。然而恰恰相反,你会发现许多同学中的小秘密在表明这种禁锢并不牢固,尤其是每当和女 12 中的学生们有什么联谊或排练活动的时候,和尚们都会处于一种兴奋状态。班干部们面带压抑不住得意的微笑,个个容光焕发,男孩堆里则时常会发出一阵只有他们会意而其他人都糊涂的哄笑。当然,我永远是躲在旁边的一个,永远是最安静的一个。但是,我相信,我是明白的一个,当然,我承认,我也是和他们同样的一个。

我也经历青少年时代,也会有内心的这种萌动。但我的故事,无论如何不会发生在那种热热闹闹的场而,那不适合我。我的故事说来是很乏味,很寂寞的,但如果说得坦白一点,浪漫一点的话,那却是我的初恋,如果可以算得上话,因为事实上,那不过是自我编织的一种内心的

感受，是柏拉图式的，是孤独和安静的，但正是这种感受伴我度过了整个的中学生活，使我在固守角落的寂寞中得到了一种抚慰，一种激动，一种不寂寞。

我的故事发生在当时我家所居住的胡同里。她的家也在同一条胡同。故事朦胧地淡入，最后朦胧地淡出；故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故事几乎每天一个波峰，然后是一个波谷，荡漾下去没有变化，只有重复；荡漾在中学时代，没有任何华彩的篇章，只是一种幽幽的感受；荡漾在青春的年华里，没有任何现实的接触，却胜过接触，在记忆中永驻。

当一个人走过一条街道的时候，会碰到许多的陌生人，即便碰到了个姣好的形象，眼睛为之一亮，以后再次走过这里的时候，也难能再去回想什么，但可怕的是每天都碰到同一个美好的形象。那时我的家住在胡同的东侧。我考上了25中，所以每天上学，清晨要从东走向西。她大概也是在同一年考上了85中，但她的家住在胡同的西侧，所以每天上学，清晨要从西走向东。每天下午的两节课以后，我回家则要从西走向东，而她恰要从东走向西。这种交叉的学校和居所的空间位置，从可能性上来讲，使我们每天会有两次迎面相对走过的机会。整条胡同大约两华里长，我的家到她的家的距离大约只占中间的1/3，只需走5分钟，所以从时间的几率上来讲，这种迎面相遇的机会并不多，属概率上的小几率事件。但，可怕的是，如果两个人都从意外的相遇而意外，从意外而过渡